

遜志齋集

三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舉學校雷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校備雷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知府事刑部郎中東臺王可大 校刊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鑄字元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斷不繼也祐子與其某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亦絕也禪以下曷爲不字非無字也爲其絕不字也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爲誰賀無嗣而實後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爲而尊之學爲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仕則爲翰林待制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賢祀叔堅也復子三澗性愔也祀子四愉某某愷也

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貞三子程穎穆也程天穎字伯嘉爲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同二子稠穰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穰子也因子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于天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爲尤甚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爲而已矣文肅公予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公之澤縣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爲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頽之態變化至無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蛻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爲人學道之助及道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爲不然則蘄然而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歛夕舒春秋頽者

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已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易乎已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重巒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官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脩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兀突風氣固密初無築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良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之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之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寬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思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克聽其言若不恐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不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顧以所居宜隱之軒屬子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騏驎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蟻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乎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

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脩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䟽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既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悚然不自勝。余謂朝翰

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予曰。子倘歸。子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爲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䟽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脩。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爲仕也。爲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爲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爲喜戚。而脩其在我者。以勝之。子不見魯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古金之祿。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

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崇行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尚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脩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予之言亦以子而傳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繁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度之幕之塵塼無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鳬鶩之所浴穢汚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玉之器也而又以禮爲度以敬爲幕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前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即天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遠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違也故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

好汨之於內利害鉢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汚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與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安思邪慮固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己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固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

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玉來教諭沔陽予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靡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聰轡息必比席食也七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祭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溫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猷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于於是歎而深奇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晝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目不特閱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

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櫟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憊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王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王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予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

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憚然而相顧，悻然笑予，以爲狂鳴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平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効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且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

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尚友齋記

生乎今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

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

性雖即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況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一郡又推之於澗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以古人自望者輒指笑以爲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畧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

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廬廷副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脩己名其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副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給已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已輒以爲宜而不省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副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

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有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剛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者非太疎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况予與廷剛也歟况不及廷剛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剛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慶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爲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

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行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既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顏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堂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爲厲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旣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况筆之爲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况

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乎已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備論裨乎宗社奇功俊畧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慤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墓李西平之有懃皆克宜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所謂忠孝之大者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甚專器重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

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豫樟懷楠得之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桑櫟得之以利萬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肖翹之類蠕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墮爲將相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

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熙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藏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益難先乎孔

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斃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官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稽古爲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垂

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臯陶陳謨之語名所御堂曰身修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爲國之本莫尚乎脩身脩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于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已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遠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則思永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股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湏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其國家焉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範巍高出乎

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具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之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不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貲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已巳以都

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母溺於私而枉其所守母偏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溫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常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謂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童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遂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題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健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皋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傳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大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

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

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至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替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器業之盛余旣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

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熬擣珠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絕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

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千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歎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憚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汚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

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爾是以伊尹方處畝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飢餓而論爲邦孟子轍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叅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帝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官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

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湏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充養有素溫粹之氣溢于咲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

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畧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爲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墨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債人之國否則自債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

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水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大學生試事于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貸室以居縕袍蔬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毋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寧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臙美之品纖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而親

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未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既而遂登朝爲御史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養焉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閭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廡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愿者無所究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